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三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
仁人以爲已歸矣注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
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
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
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注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
畜產之本也疏足以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
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
文古本足利本同閩
監毛三本足誤可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疏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纔不煖不飽尙未卽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

歸身自託眾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疏眾鳥不羅翔鳳來集○正義曰

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漢書路溫舒上言曰臣聞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卽此意楚辭宋玉九辨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合之以時用之以禮

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

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

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疏注易治也○正義曰音義云易

以鼓切毛詩小雅甫田篇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呂氏春秋

辯土篇云農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

綱之易○注疇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

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趙氏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疇

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

淳引蔡邕云麻田曰疇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地曰

疇說文田部則云疇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疇離社九家

注云疇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生書洪範言洪範九

疇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皆以儔類言一井

八家所共相與爲疇故名爲疇呂氏春秋慎大篇云農不去

疇卽農不去井也麻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

田之說趙氏所不取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

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

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疏注

饒至若是○正義曰足爲手足之足而或訓爲止此云至足與論語百姓足之足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足有繼續之義故得爲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又以多申之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

實知禮節也

疏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

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

小也

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宗炳明佛論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

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怖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

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顯與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

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顯與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

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顓臾城卽孔子稱顓臾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父索隱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卽令云東山其爲蒙山固無可疑按閻氏若據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爲蒙山可也以爲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 觀水有術必

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疏

注瀾水中大波○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

瀾說文水部云漣瀾或從漣瀾漣一字也劉熙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焉注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疏

注容光至幽微

○正義曰音義云卻丁去逆切義與隙同說文自部云隙壁際也禮記三年問釋文云隙本作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曰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際自分而合言之隙自合而分言之引申之凡坼裂皆曰隙假借以卻爲之按隙之假借爲邑部卻其邑部卻乃卻之卻之爲不恭之卻或寫從巳非也音義作卻廣韻十九鐸云卻俗從去張有復古編云卻別作卻非隙爲坼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豐也豐則隙之小者惟遮隔其光則已苟有絲髮之隙可以

容納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至於小隙極
言其容之微者以見其照之大也故以小卻明容光 流水

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注盈

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

疏

注盈滿至進也○正義曰盈科詳見離婁上篇禮記儒行篇云上通而不困注云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達與通義

同故文選顏延年拜陵廟詩云晚達生戒輕李善注云達宦達也故以達爲仕進廷琥云坎孔本作欲

章指言閔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

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

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注蹠盜

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疏

注蹠盜蹠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莊子有

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

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瞽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注楊子楊朱也

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疏注楊子至爲也

○正義曰列子有楊朱篇張湛注云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是篇載楊朱之言云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豪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豪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聞孟孫

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者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己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貴己卽爲己 墨子兼愛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注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

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疏注墨子至之也○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武氏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蓋墨子居於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於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

月報王二十年則翟寶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竊以翟既與
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尚未卽化此固不
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
貽此謬何可依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穿突也襄公二十五
年左傳宵突陳城注云突穿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可言穿
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荀
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云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
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突禿聲轉突卽禿楊氏解爲短髮
是也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丁氏以突爲穿
失趙義矣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受摩頂
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
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
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言
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宣
公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
今攷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
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
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氏詩
傳顏叔子納鄰之釐婦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引趙岐孟子
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琅邪注有放至也三字無
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爲致爲放莫
可究詳矣翟氏灝攷異云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

楊朱一毛而不為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為劉熙傳寫者遷譌然爾謹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梟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而腴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跛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腴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汜愛兼利生勤死薄之道而擬之為摩頂放踵即自苦以腴無腴脰無毛之意耳

子莫執中

注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

也

疏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秉四秉別無所聞恐即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

說音義云陸云言子等無執中此異於趙氏非也孔子稱堯咨舜執中孟子稱湯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為近之何遽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盤不足以易趨也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注執中

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

介之人不得時變也

疏

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一部云

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爲時執中者但取不寒
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爲中趨時則能變通知變通則權也
文公十二年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兮無技注云一介猶一
概此云執一介卽執一概也不知權宜一概如此所以猶執
一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
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其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
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
事情而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
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
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爲害至鉅哉孟
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
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賊人以爲仁義
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
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
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
楊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由
其外形骸溥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易老莊
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

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
卽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
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
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
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
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
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
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
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
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
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
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
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
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倫日
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
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
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
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
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
又增一執理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注所
無權者矣

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疏注所以至道也○正

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楊子爲我執一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爲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裕也不知趨時者裘葛裕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卽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胼胝藏竅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同道者一致也易地皆然者百慮也執一則爲楊墨不執一則爲禹稷顏曾孟子學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悖乎堯舜孔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屏氣虛名齊生死固高曠絕俗之士至墨翟以救世爲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

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
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君子非孟
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也堯舜孔子之權
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尚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
者也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亂此術孔子行止
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注]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疏]注令人強甘
之○正義曰

飢渴者急欲得飲食以
不甘為甘故為強甘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

害[注]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

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注]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

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疏]注人能
至患也

○正義曰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堯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如也不及人卽不如人趙氏謂人之貧賤者所爲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爲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爲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不爲利欲所害雖不及富貴之人亦不肯爲禍於善人故善人不爲所憂患強奪詐取猶飲食之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所不甘則因富貴不如人亦將爲其所不可爲此何必貧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貧賤而彼稍遜則已妬而傷之同一富貴而彼稍加一等已百計排毀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近時通解不爲憂謂已不憂不及人

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

志不恥汙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疏注介大至量也

正義曰介大

也爾雅釋詁文毛詩大雅生民攸介攸止小明介爾景福介傳皆訓大趙氏以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爲大量是也承上